

說部叢書第三
集第四十五編

綠光

下冊

上海商務印
書館發行



中國圖書公司和記出版

傑克航海記

一冊 二角

中華民國九年五月再版
光二冊
(綠)
(每部定價大洋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是書敍某哲學家素

思想乖僻。其子秉乃父

益迂謬。人多非笑之。

己權界。侵奪他人所有。

主義所應爾。卒至世間

容足。於是遺世浮海。

在刺譏。詼諧處殊能發

編纂者 張毅漢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總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廣州新嘉坡
商務印書館
常德衡州成都重慶達縣柳州廈門廣州
太原開封洛陽西安山西山京杭州蘭谿吳興
安慶無湖南昌九江漢口武昌長沙貴慶
張家口哈爾濱香港桂林梧州雲南
新嘉坡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綠光下冊

第九章

歸途中。吾二人論述適者發見之事。皆謂盜犬之人。決非常盜。老將軍立陽臺上。遙盼我等。我等所從歸之道。則海濱之徑也。吾趨前語以嘉耐史克之意。及訪察所得。將軍意大動。戚然曰。老夫生長於斯。從無奇異。而今竟出此怖人之事。則生平遠想不及者也。天乎。茲事大惡。乃不類人世間。吾惟默禱於天。求其速了。還我往時安適。吾曰。幸得明練如嘉耐史克君者。假手爲助。所趨乃非歧途。不日且許奸破覆。今雖未知囂爾吐何在。而生存未死。則可決此。可爲媚拉告慰者。將軍曰。吾第厭羣鳥入盜。載之以舟而去。至其生死。及他事。又安從悉者。以嘉耐史克君之所調。徵召。以舟載之深潭。投而溺之耳。吾曰。渠果欲死犬者。何勞斷其項。同之。

牌。若輩固欲得生犬利其項環可挽以手引之行。又懼項牌爲人察覺故斷而棄之。於此可見犬之非惟尙生且能行矣。嘉耐史克君之說不謬。若得盜犬之人。則媚拉失明之由亦不難迎刃而解。老將軍曰。大異大異。若能揣知彼將犬何往乎。嘉耐史克曰。此吾等方欲訪察者。一日不破誓不自止。將軍溫言曰。高義可感。老夫乃不知所以爲辭致謝。嘉耐史克笑曰。此吾醫人分內事。何足掛齒。將軍曰。醫人之弗克盡其職者多。誠篤如足下有幾人。此老夫所以銘心鏤骨感激不忘也。若二人晨興而出。宜饑矣。盍進早餐乎。吾應曰。唯。因共入食時。嘉耐史克言將盡此日之功。爲媚拉診視其目。已卽乘夜車行。媚拉意殊不舍。曰。何遽言別。阿父幸爲兒尼之勿聽去。嘉耐史克君之來。本爲診我。今遽爾言去。一何忍也。嘉耐史克曰。下走之行。良非不得已。密司能聽其歸。卽如膺重賜。於密司亦未始無益。居此殊無能爲。媚拉曰。卽不能有補吾目。亦可小住數日。與朗納遊釣爲樂。此間可以娛

人心懷者良多也。嘉耐史克言。本樂從命。第勢迫不可已。不能不去。媚拉不顧。堅留不釋。嘉耐史克以堅却女子之請爲無禮。無已。允之。請終此星期而後去。媚拉喜吾新友。吾滋以爲樂。前日對奧而佛雷。殊多羞怯。今於嘉耐史克。乃如夙稔。豈媚拉之好惡有不同耶。抑二人實使之如此。非我所知。後此媚拉告我謂聞其聲。音卽知其人品良善。故喜之。媚拉忽問嘉耐史克與其妹氏年歲相差甚遠否。嘉耐史克詫曰。幼者果與我相差甚遠。密司何從知。曰。徵自君言耳。吾笑曰。爾輩似皆擅偵探之術。此世界似一變爲偵探之世界矣。嘉耐史克旣允小住。吾遂假櫻格士之自由車。詣格蘭奈爾。發電致戴尼士曰。星期一之晨。遲子於摩勒車站。請卽電覆。又寄兩畫圖之信片。致陶梅及傑克。祝以順適。並自陳不能卽投行伍之故。吾寫戴尼士之電。不作追遽之言者。恐滋人疑惑。吾在將軍宅中作客。而發電。數健人。驚事良可異。必招謠諑。故平淡其詞。旣發電。則乘自由車遄歸。媚拉尙與

嘉耐史克聚談。吾乘此趨與老將軍語。將軍在書室中。吾入面後。問曰。丈亦欲一觀吾等今晨覓得之物也否。曰。孺子固所欲也。請偕爾去觀之。吾曰。今茲有一事。宜先得丈相許者。將軍訝視曰。何事也。吾曰。媚拉之目。雖未復其明。果欲嫁者。丈立可之。吾年中少有所進。是丈所知。足敷我二人居處倫敦所需。若居此間。則更綽有餘裕。媚拉果長瞽不可復明。則我願長爲任將護之責。近丈而居。吾雖業律。然尙能爲新聞記者之事。生計前途。或無足憂。丈年高。方自顧之不遑。何暇將護媚拉。我故思之。宜我任此責也。將軍加手吾肩歡呼曰。佳哉朗納。若爲是言。使我欣樂無藝。任爾二人何時成婚。吾絕不以爲忤。渠愛爾甚。其心惟貯爾。而我亦深愛爾之爲人。所難者。惟困於財。吾家非富裕。非國家年給以俸。則我或不能安然居此先人所遺之故宅。吾貧固矣。然深欲吾兒少享安樂。今我二人宜少事積蓄。供彼嫁時資。孺子可與我分手。此時吾心中爲私難充斥。舉國家爭戰之事盡忘。

之。因與老將軍同詣朝來察訪之地。使吾等之目而明練者。此行必有所獲。顧乃了無所覩。歸時行經一處。若有人刈取灌木雜草甚多。老將軍俯視斷根殘莖。戚然搖首。其意非有愛於此。而吝其見取於人。似此野草雜木。遍生數十里。殊非貴品。所不樂者。則外人過此而留形跡。故對之不快。吾念此物何處無之。村居之人。有需於此者。但啓己家門。伸手可得。何必遠取於此。異而問曰。誰則爲此者。曰。當爲休假作村遊之人耳。若輩質居村中。時出遊行。以爲外間之灌木有勝所。居門前者。故常採取而歸。或供薪火。此輩大招人厭。吾深願其家居無出。爲佳耳。吾又指海灘舟迹示將軍。且告以嘉耐史克揣測之說。將軍曰。嘉耐史克誠智人。明警不可及。惜非養生之道。凡用智深者。其體每不健。頗非吾所喜。然近世好尙如此。孩提亦讀偵探故事之書。吾又何禁。歸後。將軍猶嘵嘵稱道嘉耐史克明智不已。媚拉尙與嘉耐史克相聚笑談。嘉耐史克舉其往日所診病人之軼事告媚拉。以

賚笑樂。見吾等歸。起而趨迎。老將軍問之。則答曰。有一事可以自信者。誓必解此中奇祕。若悉密司所以致瞽之由。卽能以其道而復其明。吾說似誕。實至顯易。無難明。吾治此事所獲之奇。將有非他醫所及。夢見者。密司之瞽也。了無苦痛。足徵內部無所損。雖不爲療。後此亦能漸次痊復。此可以理揣而得。第吾非謂待其自痊也。宜助以人力。得從事此症。誠畢生大幸。君等外出。有所探覓乎。將軍曰。然。我等所覩者。於君必深有所見。而我固茫然也。昔在軍中。固亦嘗爲斥候。然安可及足下。嘉耐史克曰。有所得乎。吾曰。有之。第殊不足道。將軍謂是遊人採取灌木耳。嘉耐史克立應曰。此大足爲吾助。遊人何似。吾曰。未之見也。第見採割之遺跡耳。割取之痕尙新。然非甫割者。將軍疑而目我。似疑我亦習爲反乎養生之偵探術。嘉耐史克喃喃曰。新而非甫割者耶。彼胡取於此……噫。得之矣。爾時吾等已行近陽臺。媚拉聞聲問曰。若等喧論何事。吾曰。愛者。少頃告汝。蓋嘉耐史克猶未畢。

其說。乃續言。一若直達其思想於言語。曰。此殊顯而易見。其人以小舟近岸而登。刈取灌木。挾諸腋下。見之者。以爲所挾灌木而已。旣盜囂爾吐。則隱之灌木中。仍挾而去。卽遇人。亦無能察其隱。計慮亦周矣哉。吾指駁曰。其人不已卸其水靴耶。安有跣足而遊行村野。採取草木者。若爲人見。將無啓疑。曰。爾時天已垂暮。人固莫辨其爲跣否也。老將軍曰。其人究安自來。彼乘舟至此。採取灌木。復挾以歸舟。有見之者。必以爲異矣。舟所從來。至遠之處。亦不過那棣克或士凱伊。然彼間初非不毛之地。雜草灌木叢生。一如此處。嘉耐史克歎然吁曰。將軍之言良不謬。忽有人曰。吾知渠所自來矣。言者爲媚拉也。雖音吐平靜。吾等皆爲愕然。齊問曰。何自來也。曰。來自一快艇耳。

第十章

我等聞媚拉言。遂四出訪問。而昨夜竟無人見有快艇停泊岸次。雖有一二小舟。

行經霍納河口。然是皆村中居民者。非我等欲得之舟也。因復與嘉耐史克詣藥
磯。亦無所獲。吾謂之曰。嘉耐史克若宜慎。此間可危。或足薈爾。吾弗能聽爾冒險
而前。佇立少遠爲是。嘉耐史克曰。子獨不自危耶。吾曰。我縱自陷於危。亦分所當
爾。若君以局外人爲我等助。因而獲福。於理爲不當也。曰。君言一何妄。爾我同爲
局中人耳。我欲解揭此案之殷。其心一如爾。何故見外。雖然。無論爲爾爲我。僉宜
審慎。而爾尤宜善自防護。若爾而瞽者密司麥來德將爲之奈何。吾曰。我固無妨。
第亦不能不感君善意。決不走險自危。曰。若不走險自危。則胡爲故故臨此危地。
此河流寧非大可危者。吾曰。君謂危在河流耶。我等非已共認媚拉之禍。爲人力
所致者耶。果爲人力所使然。則安往而不危。乃必危在此河流也。曰。雖然。密司麥
來德之遭難。固在此地。此毒物之勢力。異日或無往而不及。遍布全世。第以吾等
所知。此時此地爲尤危耳。吾曰。吾等旣不知所以禦之之道。宜毋挺身輕試。且遲

之岸旁。或亦有所覩。君留此。我請赴中流。報告所見。嘉耐史克亟呼曰。此鳥可。若赴藥磯者。請同往。或我一人獨前。而子留此。我一身而外。無所繫罣。不幸而遭殘。亦無妨事。吾深感。顧終拒其請。於是同坐溪畔。待之。嘉耐史克出時計審視曰。已四時二十分矣。若有異者。宜卽作於此頃刻間。吾曰。媚拉之遭禍。將軍之覩怪。同在此際。意其或偶然歟。胡爲此綠光之異。必作於四時至五時之間也。嘉耐史克曰。此異物究未爲人見。密司麥來德所見者。僅綠光一瞥。未能細審何狀。老將軍則但覩藥磯變色而動。是特其間接之狀態。綠光之狀已爲吾人知者。祇此而已。今日所見。或非如此。吾曰。若能預測其狀。寧不大佳。曰。固也。子曾於四時至五時之間。在此見有異於他時者否。吾曰。無之。四五時之間。在此殊樂似勝於他時。至媚拉遇難之日。始覺其異耳。嘉耐史克曰。四五時之間。在此。胡得勝於他時。吾曰。夕陽方滿照。故覺其佳也。吾言甫畢。嘉耐史克忽大呼躍起。吾駭愕欲絕。呼問何。

事。曰。太陽也。伊華德。太陽也。言已。突攫吾手中雙管遠鏡。逕奔坡下。其處適當溪之上流。吾愕視移時。遽起追逐其後。嘉耐史克回顧見我。則大呼曰。止。止。卽止爾足踐之處。毋隨我後。吾從其言。止立。深信其人必不我欺。決非舍我而隻身赴險。且囑我駐立。當有廝意。想不使我束手而無所事也。嘉耐史克奔趣將及藥磯。相去尙數尺。忽止不前。坐一礁石上。徐出紙煙。然吸。吾見狀益大異。莫解驚訝少定。始呼問何事若此。嘉耐史克笑答曰。無他。吾思自此一覽景色耳。言已。舉鏡就目。先向將軍所居。旣而面海。吾乃恍然知渠方覓海中快艇。蓋此適其時。彼詭祕之。艇宜以此時出見海中。則問曰。覩快艇乎。曰。無之一。無所覩。唯見一明輪之舶。似遊船者耳。吾曰。是宜爲格蘭柯。自摩勒載游人。無與吾事。曰。誠然。此舟拙薄。以狀觀之。似僅能自顧。力不足以保其乘客。若在風雨不靖之天。吾雅不欲以身輕託於彼。可危也。嘉耐史克據坐崖上去。我僅數碼。語言尙可聞。無須大呼。吾自審呆。

立無所事。則問曰。請隨君登。曰。否。駐立須臾。吾卽下矣。吾曰。可。爾囑我立。久立亦無妨。爾所據可以縱觀。居此則一無所覩。雖然。吾固能安之。毋以爲慮也。因就坐一石。納煙斗中而吸。以待其下。吾心悠然漸歸宅中。繫思媚拉不已。忽聞嘉耐史克相呼。駭然躍起。應曰。何事。曰。若覺有異否。吾曰。無。有言甫已。斗覺耳內奇鳴。脈息奮疾。語音亦滅。噤不成聲。仰視嘉耐史克。嘉耐史克立懸崖上。向我招手。爲狀甚險。第見其脣動。不聞何語。吾心狂躍。若與胸膛相撞擊。迴首四顧。絕不見可異之物。而喉間若有扼之使。不得呼吸者。齧角之際。亦若有汽機之椎。大擊不已。復視嘉耐史克。則已自崖坡上攀拾而下。復止立向我招手。吾見其脣動。仍無所聞。因自思病矣。是必數日來憂勞过度。神經受病。故有此狀。嘉耐史克當扶我歸屋。僵息少時。卽愈耳。然胸中血管漲甚。嘉耐史克弗速前相救者。迸裂而死矣。又覺胸部忽然漲大。巨倍於常。嘉耐史克去我愈遠。望之如黑星一點。耳鳴益厲。澎湃。

若波濤。則自告曰。此瀑布之聲耳。何懵懂至是。並此而不解。偶作小恙。少須卽愈。不足憂也。然嘉耐史克不速來則死。此時呼吸已窒。仆倒地上。顧視嘉耐史克去我仍遠甚。似止立不之動。我病固不足憂。而媚拉知狀。爲之奈何者。遂匍匐起。呼曰。速來。吾病矣。此語但構之心中。乃不能發爲言語。語亦無聲。而喘促特甚。又竭力大呼。卒不成言。抑言之而不自聞。然則非喑卽聾矣。覺膝搖不定。河水繞我身而迴旋。樹木亦隨河流而轉動。有一樹與我相摩而過。不可自支。仆倒草叢上。而千萬巨椎。復突擊吾腦。

第十一章

吾旣甦。自顧乃枕嘉耐史克之臂而臥。衣領悉解置地上。自首及肩。皆濡於水。嘉耐史克吁氣曰。噫愈矣伊華德。少須即可如常。且安息毋慮。吾問曰。我何在此時。自聞其聲。大喜異。亟起坐。呼曰。天乎。吾自謂暗矣。曰。若宜閉目靜息。毋自擾其心。

少須當以語子。吾曰。可。請授我煙管。當從子言。嘉耐史克大笑曰。人能索取煙管者。則去死若暗已遠。宜無恙矣。因取煙管於吾衣囊授我。我雖去死若暗已遠。而自覺甚異。暈眩擾亂。莫可名狀。以爲得煙管。即可自靖其神思。因安臥吸煙良久。又覺長作是狀。亦殊足自適。既而頗自悵作此病狀。言曰。頃者我得無暈昏。生平初未嘗有是也。嘉耐史克曰。吾固亦知爾未嘗有是。人生一遭亦已足矣。深願爾後此勿更有此。茲事未得了解者。不宜更引身近此溪流。非兒戲也。吾曰。若謂吾身臨是地。有所觸感。遂動其神經耶。意或然也。曰。若已覺適然。能舉頃者之狀相告否。抑歸後言之乎。吾曰。無妨卽言。歸後不宜提及。彼父女聞之。恐益增憂。遂以頃者所覺之狀語之。嘉耐史克曰。其始來以何時。吾曰。聞君呼我。我躍起應之之時。此究爲何。曰。能起而首釋吾臂乎。而後徐論。吾臂酸疼欲折矣。吾方憶尙枕其臂。急舉首釋之。自笑曰。吾何憤憤。竟自忘所枕爲君臂矣。嘉耐史克得釋其臂。亦

出煙管然吸。言曰。今可開始論議矣。若尙省我胡爲忽舍子而趨奔崖上乎。曰。省之。予似謂太陽之光。言竟卽疾趨去。嘉耐史克曰。實相告。若等謂藥磯能行之說。吾殊未深信。繼聞子言。每日當此之際。河流盡傾趨此石。而夕陽之光。又適滿被其上。於是始有所疑。方子爲此言告我時。忽憶爲時已屆。宜登崖上一覓彼快艇。吾覺此快艇之與石磯。若有相連屬。胡爲而作此想。亦不可自明。登崖四矚。久之無覩。至呼語爾時。始有異。吾自遠鏡外觀。自海及岸。由水步至。於晨來吾等訪覓之小灣。斗見石影均作奇綠。一瞬輒復其原。吾駭曰。又作綠色耶。嘉耐史克。子能明其故也否。吾乃大誤事。方其時。吾正宣有助於爾。而忽爾病暈。天乎。是果何物也。嘉耐史克冷然曰。今日所遭。不特使我無進。且有退矣。吾曰。何謂有退。吾誠不解。曰。請以我之見解相告。我自謂適當不訛。然此奇事。吾何敢臆斷。吾曰。事固奇。盍舉子說。曰。伊華德。我初意茲案若竭底澄清。則必有無線電機在其內。意或有

科學家發明新式之無線電機。吾等偶當其電路。故遭此種種信然者。密司麥來德及其犬囂爾吐致瞽之故亦不難明。而囂爾吐之見盜亦有以故矣。彼科學家者聞有當其電而失明者。深恐人知而阻撓其功。故取之去。快艇之來。亦至中吾說。顧此意今已漸滅如泡影矣。吾曰。何也。子似生而思力過人。今治此。亦一憑其思想。倏而是倏而非。其人太智。自擾反甚。爾殆因緣光出見時。不覩快艇。遂自疑其說爲訛耶。吾謂子說確當不謬。若弗能爲我解其故者。我終不謂其訛。雖然。以我爲人。危未及身。卽已暈倒如婦女。其唯否。又何足爲子輕重。非子之奔救。或尙挺臥於彼。所遭不止此而已也。嘉耐史克目我深思。莊容搖首曰。伊華德。吾實以子故。遂自非其說。吾曰。何謂也。豈子爲我之昏暈。而遽易其意耶。曰。吾子自謂昏暈。其實何嘗有此。非昏暈。我若不見而奔救。將永無甦醒之時。吾訛曰。乃不謂之昏暈耶。誠不知君醫人何以名此。此女娃之態。醫人之所以名稱之者。甚夥。吾自